

個「說」，即「說話」這個詞中的「說」，則只是雙音詞「說話」的一個詞素，未必是動詞。事實上，廣州話絕少用「說」來作動詞，表達這個概念的詞是「講」或「話」。所以一般不說「佢說咗幾句話」，而說「佢講咗幾句話」，或「我話畀佢知」等。因此，「說話」在粵方言中並不是一個動賓結構的詞組，而是一個純粹的名詞。現在我們進一步分析這個雙音詞的構成。「說」「話」兩個詞在古代漢語中都可以用作動詞或名詞，意義接近。在漢語構詞法中，有一類是把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字並列起來造成一個詞，這可以稱之為並列式。如果把「說」和「話」都看成名詞，則構成方式是同於「朋友」、「語言」、「文字」這類詞的。但如果把它們全看作動詞，則構成方式同於「認識」、「請求」、「計算」這些詞。不過有一點要注意的是，即使把「說」和「話」視為動詞而合成一個並列式雙音詞，這個雙音詞也只能用作名詞，不像「認識」、「計算」等可以兼用作動詞。

總之，粵語中的「說話」來自近代漢語詞匯，但現代漢語則只用單音詞「話」來指陳同樣概念，所以在書面語中，要記得用「話」去代替口語中的「說話」。

「撒但」與「魔鬼」

朱國藩

英國作家拉什迪（Salman Rushdie）的小說 *Satanic Verses* 在報刊上有兩個譯法，一譯《撒但的詩篇》，

一譯《魔鬼詩篇》。究竟哪一個譯法比較貼切呢？

英語 Satan 源出希伯來語 satan，意思是 adversary（敵手），後來變為專有名詞，指的是無上的惡神。（*Shorter Oxford Dictionary* 給的解釋是：The proper name of the supreme evil spirit, the Devil.）中國人思想裏既然沒有與上帝勢均力敵的敵人這一概念，而且 Satan 已成專有名詞，所以只能作對音翻譯。在這一點上 Satan 譯作「撒但」是不成問題的。

無獨有偶，「魔鬼」一詞也非中國本土所有，不過它的來源與「撒但」卻極為不同。「魔鬼」本作「魔羅」，是梵文 māra 的音譯詞，早期佛典亦有寫作「磨羅」的。唐玄應的《一切經音義》在卷二十一《大菩薩藏經》條下云：

〔天魔〕莫何反。書無此字，譯人義作。

這裏說明「魔」字是從「磨」字改造而成的新字，一方面仍舊與梵文對音，另一方面則改從「鬼」，表示是一種黑暗的力量。例如佛經《大智度論》卷五就說：

問曰：何以名魔？答曰：奪慧命，壞道法、功德、善本，是故名為魔。

換言之，「魔」就是妨礙修道的力量。

Satan 一詞見於猶太教、基督教的《聖經》，譯作源出佛教的「魔鬼」未免有點不倫不類。所以 *Satanic Verses* 是不宜譯作《魔鬼詩篇》的。

順便一提，「魔」字現在一般人多讀「mó¹」。但根據玄應的音切「魔」

也應該如「磨」讀作「mo⁴」^①。這個詞的讀音有沒有需要回改為「mo⁴」呢？我們認為「魔」字讀音是否需要回改，不能從梵文 māra 的原讀音去考究，因為二者本來是不相關的問題，而應從粵音和《切韻》反切的對應規律去看。《切韻》鼻音屬濁音，所以以鼻音為發聲的字（即以 m、n、ŋ 為發聲的字）在粵音都應讀陽調。但現在不少鼻音聲母字卻改讀陰調，例如「拈」字《廣韻》「奴兼切」，應讀陽平聲

「nim⁴」，現在卻讀陰平聲「nim¹」；又如「紐」字《廣韻》「女九切」，應讀陽上聲「neu⁵」，現在卻讀陰上聲「neu²」。既然粵語讀音有這個傾向，則「魔」字的讀音似乎無回改的必要了。

① 「魔」字讀如「磨」（mo⁴）還保留在某些口語詞裏。例如小孩子的遊戲「十字界豆腐」、「捉迷藏」裏面失了手的一個我們就管他叫「落魔」，這個「魔」字我們還讀「mo⁴」音。

章太炎黃季剛學術研討會

黃 坤 堯

香港大學主辦的「章太炎、黃季剛國際學術研討會」於一九八九年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一日舉行，與會的海內外學者約二百人。章黃學派是民國以來一個重要的學術流派。由於弟子衆多，開枝散葉，遍佈海峽兩岸和海外各地；此次因緣和合，聚首一堂，討論學術，盛況空前。與會學者多與章黃有學術淵源（甚至親屬關係，如章念馳、潘重規等），師友之間，氣氛融洽，情理相資，溫馨感人，為嚴肅的國際學術會議所罕見。

章黃研討會一共舉行三天。開幕典禮由王廣武校長、趙令揚教授主持。其後的專題演講，計有潘重規《師門風義》、高明《章太炎先生之學術成就》、饒宗頤《太炎先生對印度的嚮往與認識》三篇。其後分兩組共十四場。A組宣讀二十二篇論文，內容環繞章太炎的政治思想、憲法思想、個人主義思想、文化觀、儒俠觀、亞洲觀，以至民初聯省自治運動、國家學說等主張。此外亦有研究其《齊物論釋》、白話文、醫學等課題。B組共宣讀十九篇論文，以章黃聲韻訓詁之學為主，包括「說文學」、轉注、轉語、字源學、古音學等。此外還有黃季剛的詩、詞和關於《文賦》、《文心雕龍》的研究等。